

博朵瓦仁波切說了關於棄捨世樂的九個故事：「死握、拴轅、牽畏水、牛鞭、伊難、生皮裏、張弓、箭遠及百說。」

「人臨終的拳裏，如果握住像針線般的東西，死後就無法解脫。同樣地，把現世的快樂抓得很緊，無法離開它，佛法就修不成功。」

「被拴在轅子上的小牛，牠見了母親，急欲跑去，最初還能隨著一弓長的繩子走動，後來被繩子拖住打轉轉，等到繩子整個地在轅子上纏起來以後，牠除了把下巴攔在轅子上，再不能使牠的身子轉動了。同樣地，最初固然跑去修一點佛法，但是，因為沒有拔掉貪著現世間吃的、穿的等等的轅子，所以後來只落得一個無法轉動。」有一個叫做啥歇的格什，因為他是由於攪亂羣眾而死的，所以格西敦巴就說：「我的啥歇如果死在三年之前，就是死一個三藏的法師，可是他晚死了三年。」這是說，他的轅子就是寺院。若能拔掉大、小、中三種轅子，佛法就沒有不成功的。野牛若能闖破牛毛線織成的網，則蜘蛛的網，更不能障礙了。

「驅牛、馬等渡河，初莫猶豫，如果不然的話，牠們一害怕水，牽起來就不肯走，你往

那邊拉，牠還往這邊奔咧！小牛不願意喝水，雖然把牠的嘴按下水去，但牠挨到一點就會搖擺起來。同樣地，如果不嚴厲地一下子斷了現世的貪著而修佛法，那末，後來就不能斷貪著，你往那邊勸，他還往這邊辯咧！而他前所學的，也將變得完全沒有。」

「牛的韉韉如果太緊了就會裂傷牠，馱子也就不穩。同樣地，因為不放鬆世樂，自、他都繫於痛苦，如果知道，而且能夠鬆弛世樂，一定有所成就；但人們聽來總不適合。」

「所謂『伊難』，即關於音調等的引發，最初那個『伊』字很難引發，如果起頭能夠引得悠揚響亮，那末，後來就很容易了。同樣地，對於修法的人來說，在最初，心棄捨現世樂欲是困難的，這只要放下一次，以後的也就容易；那最親愛的也就是五欲。如果以為不是這樣，儘可以反駁，咱們都是西康人，內伙子不用客氣。」一般修行人如能棄捨世樂，佛法修不成，絕無是處；然而這是很困難的。對於這，敦巴雖然傾注全力地、誠懇地宣示，但咱們總覺得此法庸劣，而別求一種「高上」的，最後，只落得一無所成。

「又：一個人用生皮裹起來，他起初似乎鬆鬆地，但由於皮子乾枯，就將無法活動地發生緊逼的痛苦，若用一把利刀豁然劃開，他才頓生快樂。同樣地，像『集法句經』所說：『聖說寶、莊嚴、子女所有貪，較諸鐵、木、草，所作縛非緊。聖說五欲縛，似鬆而難脫。』只要對於現世的五欲有了貪著以後，起初像似鬆鬆地，但是，到了緊要關頭，就簡直不能擺脫

地連自己的戒律也可能拋棄了。因此，關於割斷現世的貪著，必須用一把鋒利智刃而有厚重信削的刀。總之，那五欲裏面，衣服飲食兩種是最厲害的，其中衣服佔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，唯這飲食的貪著最難割斷。」

「打仗的時候，因為有盔不便張弓而脫鞋子是無用的，必須脫盔才行。」

「傳說：目標擺在面前，而把箭射到遠處去；賊子逃到樹林去了，而進到草原去尋覓；鬼在東，而送於西。這樣全是白費。法未修成是因為沒有棄捨世樂所致，是因為好高騖遠所致。」現見這是頂正確的。現在大多數義學者、頭陀行者或普通修行的人都愛討論什麼是風入中脈的障礙，這種人只知探求很高很高的東西；其能夠研究這樣達到扼要的人，比白天的星宿還要稀少！我有這樣的想法：地上菩薩的斷證暫時我修不到，與其求彼，若能求我自己必不可少的東西，則更高興了！我覺得，像他們這類的人，實在跟這個譬喻相同：現在自己是一個因饑餓而瀕臨死亡的人，到了樂於施捨的富翁家裏，不取目前必不可少的飲食，而拿那些希望將來有利益的金、銀之類的東西。

「所謂『百說』，就是指西康人們，講起話來，動則百句，雖然揮舞千塵，而事情只是一個，歸納所說的話，一句就可以了。同樣地，無論作聞、思、修三者哪一種，他的佛法沒有生起，完全是由貪著現世的快樂所致。」

士夫們！他這些話很可使我們了解：現在濁世想修佛法的人們，無論說怎樣博達聖言、多習經典，但是，如果一下總合起來，那就是說：「對於我，目前應該修和應該斷的，沒有別的，就是需要努力令心棄捨現世的享受。」士夫們！這一著真是需要的，別的什麼也沒有用啊！

四

還有貝母雞、門檻和狐與猿的故事。

所謂貝母雞，傳說是這樣：在峽原的河這邊，黃鼠狼咬著貝母雞的脖子，貝母雞驚飛到河那邊，黃鼠狼說：「雖然捉到一隻肥如犛牛的貝母雞，但跟家鄉祖宗離遠了！」同樣地，因為現在的近視而專門享受五欲，就畢竟遠離了善趣和解脫等。

所謂門檻，即：人們只知探詢從這裏去印度百個由旬以外的危險處，而不提防門檻的危險，因而往往跌在那裏死了。同樣地，因為只知探求地上菩薩的斷、證功德，沒有提防耽著世樂的危險，遂墮落其中而受三惡趣的痛苦。因此，飯匙（注五）捏得薄固然好，但應該留心匙的根根。

所謂狐和猿，就是：狐善於躲藏，連一塊小石頭的背后，也能隱伏；猿善於爬樹，就是